



論衡卷第十九

王充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
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
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
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

漢書

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竒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

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知不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旣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

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

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

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

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

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
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部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
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
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輟人今被朝
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
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平均化不賓爲齊
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
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
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
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
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
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竒夫經熟講
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竒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
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
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
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
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
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
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
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
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
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
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
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
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
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
道無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

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
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
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
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
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
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
高於淵洿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
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
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
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

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
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
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
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
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
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
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
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觶觶也楚莊王赦鄭
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
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觶觶袒之暴形也就

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
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
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
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姜里
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配平
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
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
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貫
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虵
媼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

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
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
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
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
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
起不聞竒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
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
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
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王棣武帝黃龍
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

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
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竒有神鼎黃金之怪
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
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
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
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
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
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
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
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

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羗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

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蜀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烏巴蜀越雋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夔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

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
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貞
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
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為
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
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
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
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
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

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繇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
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
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
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
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
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
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
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
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
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

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
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
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
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因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
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
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
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

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行更爲盟
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
數百千枝即共掇擁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
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
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
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
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
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
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
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
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
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
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罇後
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
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
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楮見金之
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

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
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
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圮橋老父遺張良書
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
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
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
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艷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
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
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
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

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
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
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燕室在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
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
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
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
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
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

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今可與無下等乎
今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
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
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
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
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
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
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之生於土土氣和故芝
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

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
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
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
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
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
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
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
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
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
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
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
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
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二

王充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
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
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穎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
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
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
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
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
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
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
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
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瞽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
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從橫
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
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
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
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
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

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
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
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
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
高平或以鑿鋪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
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鑿
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
丘五三轉為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
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
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

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
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
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
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
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
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
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
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

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
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
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
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
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
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
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為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

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
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
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
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
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
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
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
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
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
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
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
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
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
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闔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
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
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
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
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噐

辜大不謹敬成帝竒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
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邇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竒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竒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上龍觶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竒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

也論發曾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

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

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

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

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
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
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
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
死人之意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
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兇勇悍不能復
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
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
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

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
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
言其血爲磷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磷不象
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磷死人之血也其形不
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
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
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
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

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湏氣而成氣湏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

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
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
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
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
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
脩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
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
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体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
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
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

異於盎中之水平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
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
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嗚呼於
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
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嗚呼之時無嗣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
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有者氣適凝成未能堅疆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疆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湏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湏溶之時湏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疆壯勇猛疆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

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
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創
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
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
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
人火猛竈中金湧氣蒸精怒曾中力盛身熱今人之
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
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
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
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

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
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
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
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
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
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
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
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
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
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

所為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一

王充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轂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

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
比于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
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
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
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
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本
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
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
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

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
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
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
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

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昇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

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其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痺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嗆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嗆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

五
通鑑卷之三
五
通鑑卷之三
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復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
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
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
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
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
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
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
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
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
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
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
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
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
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
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
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
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
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
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

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士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藥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平藥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茲孝者之心幸異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罷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

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吕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
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越燒菹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云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一本作爐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俛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屍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丁傳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十一

...

...

...

...

...

...



